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湘學報

報第

本省總售處

南門內學院街萃文堂刻刷局

北門外校經書院實學會管書處

本省分售處

太平街藝學堂官書處

小吳門思賢書局

南陽街達善書坊

外埠寄售處

上海時務報館

漢口江左書林

武昌省織布局

其餘各處分售俟後另載

嗚呼變法其宜哉今策之者曰通商興工採礦鑄

軍謀舟車之捷斯固然矣余惟三代之時道與器

校合故人人有干城腹心之寄漢唐而降選舉離

市以虛文必待士之卓然樹立於千萬人中數百

始有宋韓范明王文成

本朝曾左諸公能使人不蔽文章經濟爲兩途餘則

百步外雖使后羿關弓養由穿札俱在不可知之

西人建學育才諸法符契周官而曰吾華學者

挽救嗚呼存華喻矣使者來

天子命視學楚南门時局之多艱惆皇輿之失紐攬衣

年思以體用賅貫之學導湘人士懼未有當也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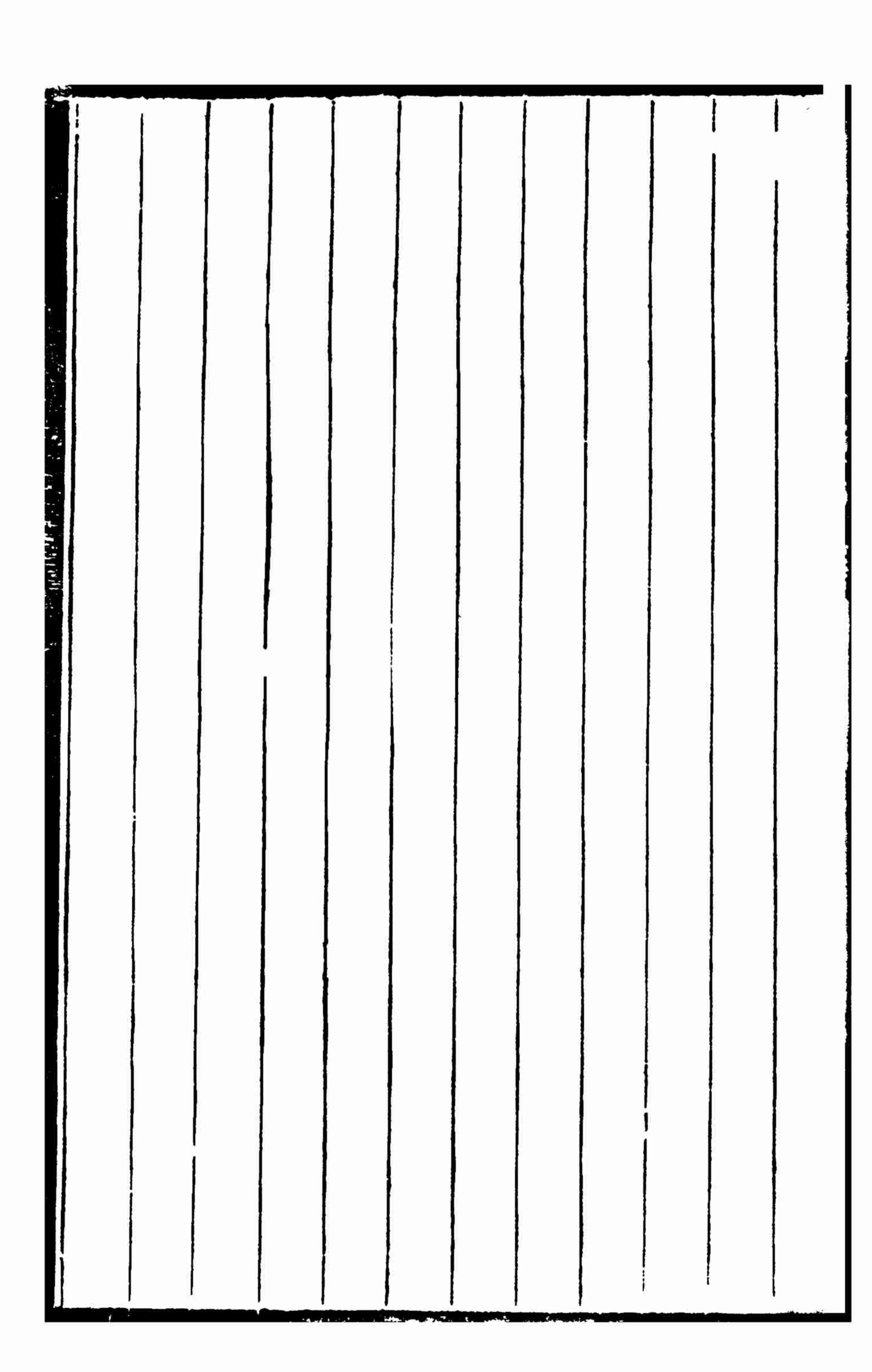
朝廷屢有整頓書院廣求實學之議勉設輿地算學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陳梗概俟門徑麤通卽擬選講以求精深之學



以維宙合其開辦章程具列如左

一報首隨時恭錄諭旨及新學一切章奏使儒者曉然於斯舉原本尊王之義與私家譔述不同

一海內建議變法之文如時務報萬國公報俱粲然可觀本報耑從講求實學起見不談朝政不議官常蓋學術爲致治之本學術明斯人才出故大恉區爲六門曰史學綜貫古今中外諸史以知興衰治亂之由曰掌故之學切述朝野典故及夫中西制度之何以通行各國人心風俗之有無同異俾學者知所鑒別曰輿地之學分地志地文地質三種兵家言附焉曰算學簡明淺近取便初學曰商學耑明各國盈虛衰旺之理及夫內地宜否講求製造及生利分利之別以拓利源曰交涉之學述陳一切律例公法條約章程與夫使臣應付之道若何間附譯學以明交涉之要

一每學首列總說一篇次爲問答以疏通之義取切近詞屏枝

葉祇求有當學者云爾

一每學後擇錄切要書目一二條附以提要價目刻本俾學者得識門逕便於訪購

一本報不列經學專門者以近來經解諸書汗牛充棟家法師法聚訟紛如或主素王改制立說以明孔教真派似於時事有裨然言之未免過激故暫闕如

一報末附談格致淺理及各處電傳要語以爲研求物理周知四國之一助

一本報每次十日一出每冊約以三十頁爲准如有謬誤不寔之談所期海內君子惠寄郵筒以相揉正

一繙譯西報原爲奉旨遵行之事本報初立規模暫將中西有用之學先擇已譯之書數

禮部議覆褚成博奏考試策問請准引用

本朝人名書名摺

禮部謹

奏爲遵

旨議奏事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准軍機處交出給事

中褚成博奏考試策問請准引用

本朝人名書名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禮部議奏欽此欽遵到部查原片內稱科場條例第三場

不得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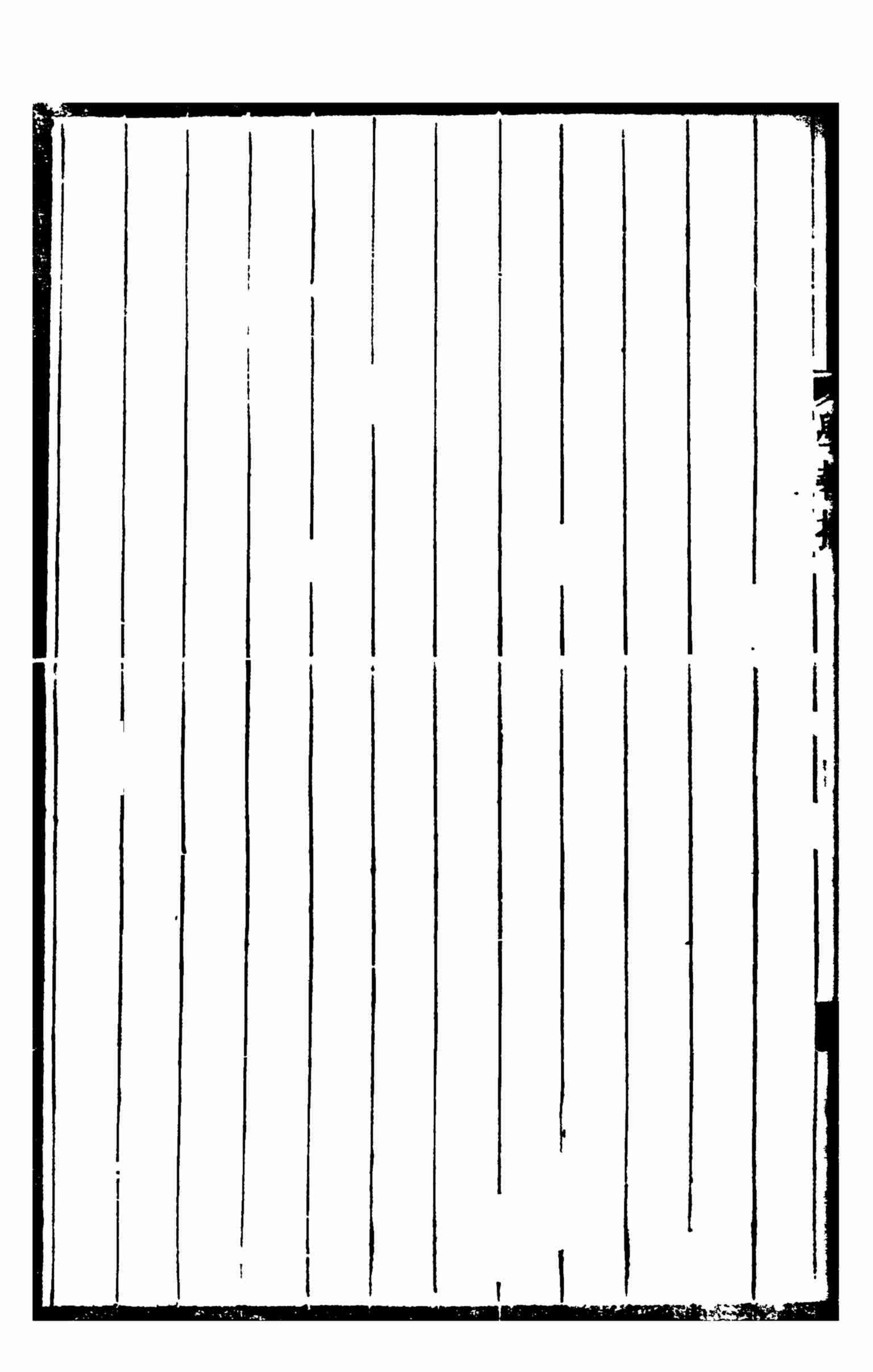
本朝臣子學問人品策問士子乃近來試官誤會例意竟將

人名暨所著書史概禁引用以致士子動多避忌恆有引

其言而匿其名者請

飭部申明例意嗣後各項考試策問凡
本朝人名書名悉聽引用惟不准逞其臆見妄肆褒譏等語
臣等查鄉會第三塲策問不准涉及
本朝臣子人品學問原以防黨同攻訐之風惟溯我
國家右文制治代有名儒所著各書非無援古證今堪資博
採者若概禁引用則士子臨塲避忌轉不足剴切敷陳臣
等公同商酌應如該給事中所奏嗣後考試策問但求學
識淹通即
本朝臣子人名書名亦聽引用惟不准逞其臆見妄肆褒譏
以符定制所有臣等遵議緣由是否有當謹恭摺具
奏請
旨

光緒二十三年正月十四日奉
旨依議欽此



禮部議覆秦綬章奏請整頓各省書院預儲人才摺

禮部謹

奏爲遵

旨議奏事光緒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軍機處片交本日翰林院侍講學士秦綬章奏請整頓各省書院儲備人才一摺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著禮部議奏欽此鈔錄原奏到部查原奏內稱國勢之彊弱視乎人才人才之盛衰繫乎學校欲補學校所不逮而切實可行者莫如整頓書院之一法各省書院之設每府州縣多或三四所少亦一二所其陶成後進爲最多其轉移風氣亦甚捷整頓書院約有三端一曰定課程宋胡瑗教授湖州以經義治事分爲兩齋法最稱善宜仿其意分

類爲六。曰經學。經說講義訓詁附焉。曰史學。時務附焉。曰掌故之學。洋務條約稅則附焉。曰輿地之學。測量圖繪附焉。曰算學。格致製造附焉。曰譯學。各國言語文字附焉。士之肄業者。或專攻一藝。或兼習數藝。各從其便。制藝試帖。未能盡革。每處留一書院課之已足。一曰重師道。書院山長必由公舉。不論爵位年歲。惟取品行端方。學問淵博。爲衆望所推服者。其算學譯學。目前或非山長所能兼。則公舉諸生中之通曉者各一人。立爲齋長。分課之。而仍秉成於山長。省會書院。規模較廣。山長而下。兼設六齋之長。分廛列舍。與諸生講習其中。一曰籌經費。各屬書院。或田畝。或公款生息。或官長捐廉。或紳富樂助。皆有常年經費。即或僻陋之區。容有不足。就本地公款酌撥。亦屬爲費無多。

此整頓書院之大概章程也蓋經學爲綱常名教之防史學爲古今得失之鑒掌故之學自以

本朝會典律例爲大宗而附以各國條約等則折衝樽俎亦於是儲其選焉輿地尤爲今日之亟務地球圖說寔綜大要其次各府州縣以土著之人隨時考訂其邊界要隘水道土宜言之必能加詳再授以計里開方之法繪圖之說選成善本尤能補官書所未備算學一門凡天文地理格致製造無不以此爲權輿譯學不獨爲通事傳言其平日並可繙譯西學書籍以資考證若夫武備水師機器礦務等學堂則必於江海衝要之地都會繁盛之區統籌大局以次振興固非書院之所能該而其端實基於此等語臣等查各省建立書院本爲育才之地本年山西巡撫胡聘

之奏請變通書院章程併課天算格致等學奉旨允准經臣部通行各省在案又刑部侍郎李端棻奏請推廣學校量加書院課程亦遵總理衙門議准有案近日各省整頓書院具見諸奏報者如江西之酌裁友教書院童卷移設算科陝西之創設格致實學書院均經議有章程今該侍講學士所擬定章程重師道嚴經費各條亦爲實事求是起見應請一併通行各省督撫學政參酌採取以擴舊規而收實效又原奏內稱學成必期於致用設科尤貴乎得人今擬於考試之中略仿選舉之法凡各屬書院肄業諸生中有學業成就超越等倫者由山長會同府縣咨送省會書院甄別入院肄業再於省會拔其尤由山長咨送學政存記其童生卽由學政歲科酌量取進貢監諸生

則於鄉試時由學政造冊咨送監臨於卷面編號外另加標識如經學史學等字樣或經學兼某學等字樣以待考官酌定取中三場策問經史而外本得以掌故輿地為問可著為定式並略弛時務之禁其算學譯學由學政咨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予以正途進身之階或別設專科等語查光緒十三年御史陳琇瑩奏請將明習算學人員量予科甲出身經臣部會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以試士之例未容輕議變更而求才之格似可量為推廣擬令各省學臣於歲科試時生監中有報考算學者除正場仍試以四書經文詩策外其考試經古場內另出算學題目果能通曉算法即將原卷咨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覆勘註冊俟鄉試之年按冊咨取赴總理衙門試以格物測算及

機器製造水陸軍法船礮水雷或公法條約各國史事諸題其明通者錄送順天鄉試不分滿合貝皿等字號如人數在二十名以上統於卷面加印算學字樣與通場士子一同試以詩文策問比照大省官卷定例每二十名於額外取中一名但文理清通即爲合式卷數雖多亦不得過三名以示限制等因在案乃自准議以後祇十四年戊子科鄉試報考算學者三十二人照章取進舉人一名此後歷科鄉試均以不滿二十名散入大號推原其故厥有二端一以各省學堂之設所肄業者不過繙譯之事製造測繪之能而不讀詩書未諳

功令雖觀光有志終不免就試乏人一以天姿英敏之人制藝之外力能兼通西學一經編入算學雖有佳文反致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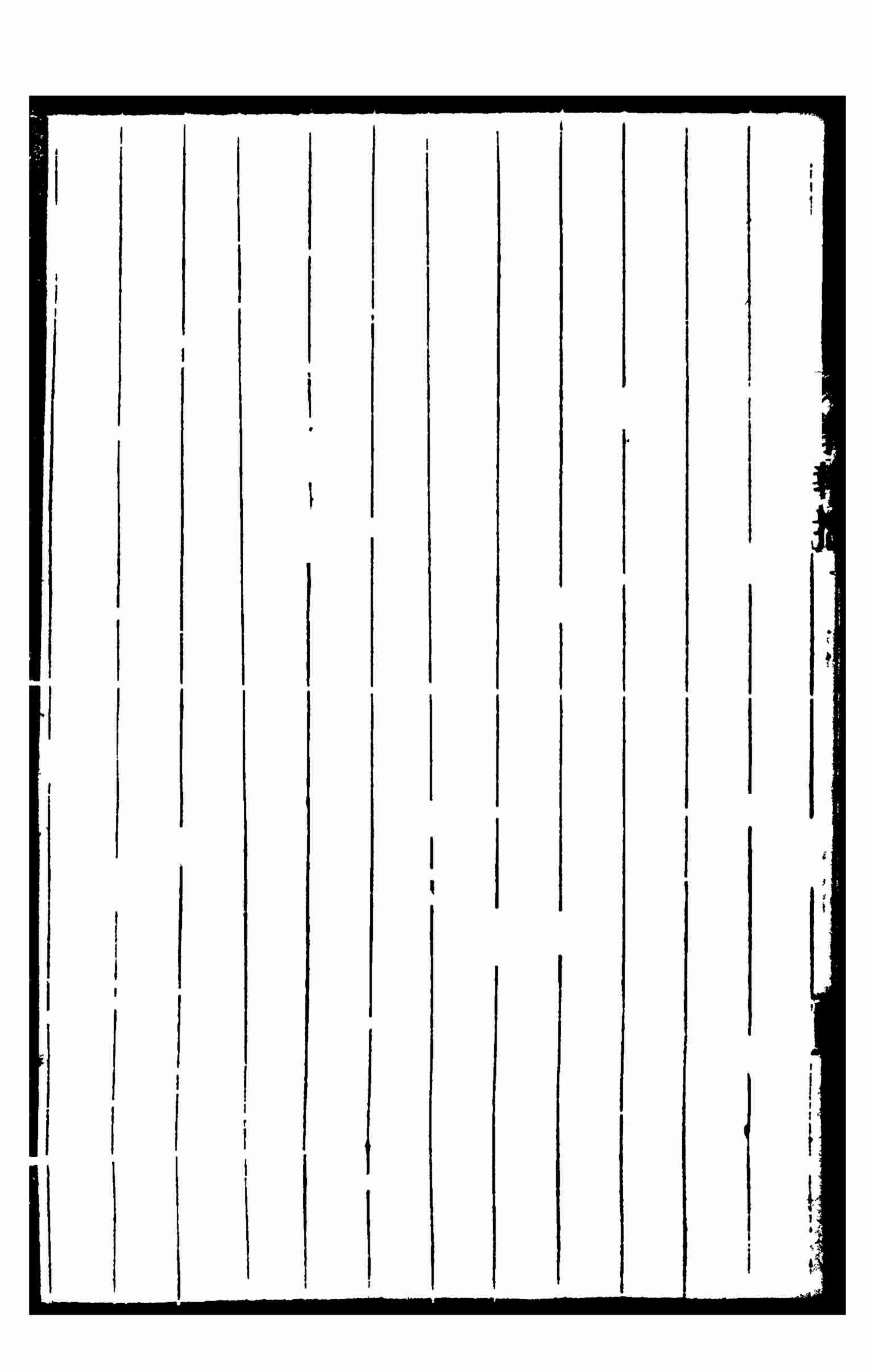
於額數不能取中遂各不願報考現議整頓書院采西學之長而仍以中學為根柢體用兼備洵足以儲遠大之材惟如該侍講學士所奏諸生中學業有成者鄉試時由學政造冊咨送監臨於卷面另加標識經學史學等字樣待考官酌定取中等語按之科場條例殊多窒礙難行至算學譯學別設專科尤非一時所能遽議臣等公同商酌擬仍查照光緒十三年會議成案各省生監有通曉算法及格致等學者由學政考取咨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覆加考驗錄送順天鄉試不分滿合貝皿等號均編入算學字號與通場士子一同試以詩文策問每二十名取中一名如果人數眾多文理優長應請毋庸拘定三名限制以廣其登進之路至三場試策一切時務並無例禁命題明文

嗣後鄉會試策問應准考官兼問時務除語涉譏刺標榜
仍屏斥不錄外如有精通中外各學而議論恢閎實能自
抒所見者即首次場文字稍平亦准酌量取中又學政經
古場內已有考試算學之例並令兼試時務策論錄取者
予以補廩入泮其省會書院肄業各生有學問淵通材藝
卓著者准由山長隨時咨送學政存記此外考選優生及
選拔各場亦以通經致用爲主不得仍沿舊習專於詩賦
楷法中求材以上各節亦第就科舉成法量爲擴充而推
行尚無流弊該督撫學政等果能留心培植甄拔眞材風
氣既開人才亦當日出矣所有臣等遵議緣由是否有當
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遵行爲此謹

奏

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奉

旨依議欽此



史學第一

儒者以五千年前後之史鏡億兆人操作靈頑之質三代以始迄于有明持論不刊行于上下效之襲于長稚沿之方是時也震旦儒士錮于見聞雖漢唐史志頗詳葱嶺以西地埶國名而風教闕如元代幾囊括全亞洎入中原鞭長莫及其時士夫未聞究心印度波斯突厥諸事實以攷政俗興衰之迹者 本朝大啟疆宇風力所屆陸讋水慄而三百年來氣運轉窮易曰窮則變變則通中國之通斯云劇矣而不變而至死不變卽變已民議官士彈國萃什百千萬之儒冠縫掖諮以三通廿四史之名能備舉其目者不可多得何論寰球夫溺水求援衣不待解落井下石狼已甘心不先使之洞燭古今中外情形而望其奮起是奏韶濩于聾俗固亡怪已荀子曰欲觀聖王之迹則于其

爍然者矣後王是也謝秋水曰學明理于經而習事于史史于學居十之六而閱歷煆鍊又居其四是故不通中史不知秦漢以來之政治學術或爲眞源或爲孽派經數千百變而靡所底而制度典章文物之顯易其程者尚不在此例不通西史不知歐洲數百年以前世家執權民狃故常士譚空理如西歷一千二百七十八年英吉利人誣格物者爲妖術頗于中國永和遺風爲近惟彼愈變愈實中國愈變愈虛合中西諸史勘之竊惑乎日變皇王之精意者猶硜然以不變爲詞而于俄之大彼得法之拿破侖美之華盛頓一切故實未曾夢見者輒曰彼舊俗然烏有所謂百年以來之新政昔耶律德光謂晉臣曰中國事吾皆知之吾國事汝曹不知也夫以遼與今日泰西較其智愚工拙何如矣而尚能若此然則吾中國四萬萬人曾無通知各國治亂興衰之由者可乎不

可。

古者六經皆史也。尙書左史掌之。春秋右史掌之。尙已。易爲卜筮之史。詩敘列國得失之迹。禮樂史氏之制度。經與史相表裏者也。及乎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楚書晉乘。各自名家。于是以馬班纂述爲正史。荀袁紀事。司馬通鑑爲編年之史。至于兵刑譜系之殊科。詔令奏議之合隷。若者爲地理遺編。若者爲職官故事。若者沿周官六典之遺。若者仿劉氏七略之體。夫判析源流周知派別。原爲史家常例。而有志之士。尤以單心四民敎養之原。通攷歷代禮樂兵刑之制。能見諸施行者爲要務。若夫襲宋代誅心之餘論。沿明人評尾之陋習。衍爲空談。博取甲第。斯又每況愈下者矣。要之攷古以證今。由中以逮西。博觀而約採。規時而達用。之四者史學之宗恉也。

是故讀歷代正史編年紀傳之錄。通古史也。讀　國朝東華錄東華續錄魏默深聖武記諸書。通今史也。讀黃遵憲日本國志。王韜法國志略。慕維廉大英國志。徐景羅俄史輯譯岡千仞米利堅志。沈敦和英法俄德四國志略暨日本岡本監輔萬國史記。艾約瑟歐洲志略。希臘志略。羅馬志略。及林樂知嚴良勳李鳳苞四裔編年表。王韜普法戰紀林樂知昂瞿來東方交涉記。林樂知鄭昌棪列國歲計政要。李提摩太泰西新史攬要。通西史也。惟是中西文字。迥然不侔。諸史多經繙譯而成。詞意繁蕪。誠所不免。是以初學多苦其聱牙。通人又鄙其委瑣。是在儒者平心靜氣。以西史之精者。與中史參互研究可耳。嘗謂從前未有西學。華人罕能通史學。精史裁討譌謬者。頗不乏人。然能破秦漢以來治亂得失之癥結者十無一二。今襲西學之皮毛。華人輒欲廢史學。無西學史學亡有西學

史學亡。欲拯其失。首宜顯揭古今各國政術異同。以知強弱存亡之本。次考立國源流種類遷徙。次列帝王人物。中西比較。次明各教派別善否。知將來環球大地。不能越素王改制精心。次表各國和戰機要。有關全局者。次詳各國古時土番。與中國猶黎蠻苗。漸次消滅之理。此次略明應讀史書其詳容另冊敘列考鏡。唐太宗云。以古爲鑑。可知得失。余謂合中西之古以爲鑑。其收效更何如矣

泰西不立史館。蓋報館即其史館也。凡遇開議院時。君主臨焉。王公大臣暨各議員臨焉。無論事之大小。各伸其說以剖判是非。報館即書之以傳諸一國。布諸五洲。記有之。史載筆。士載言。其遺意歟。故語無忌諱。言多實錄。視中國之史書爲尤足信。況其推廣新聞紙之多。雖至酒樓茶肆往往而有。是史館爲一國公有之權。史學乃四民與知之業。且凡民數地數比校多寡。火

車鐵路電線。推算方里。貨殖出入順數。以及官制。教會學校國計兵數。靡勿籤記賅覈。與中史各表志例同。案漢書藝文志小說家出稗官。如湻謂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以稱說之。蓋今日之報章。卽異日之史料。政治家。格致家。律法家。胥權衡于此。一舉而三善備焉。故本報之首史學專門者。誠重之也。誠愼之也。

問廿四史中先讀何史。曰史記。漢書。後漢國志爲要。史記漢書爲尤要。八書十志。全載源流。所引古典古言。可證經義。尤可見秦漢以前教民養民之法。不厭精詳。非後世補苴罅漏者可比。此外則明史最要。其時政學之晦蒙已極。中西之萌芽漸啟。且去今未遠。斟酌損益。較爲親切。

問正史外何史爲要。曰當讀司馬通鑑。此書採襍史至三百二

十二種成書凡十九年網羅宏富體大思精非特紀治亂興衰之迹禮樂歷數天文地理尤詳讀者識其大綱大節異日即爲經濟之本

問通鑑外先讀何史曰通鑑紀事本末宋元明紀事本末四書爲要自漢以來史家大要紀傳編年二體宋袁樞每事各詳起訖既免紀傳之一事複見數篇亦非如編年之一事隔越數卷讀正史通鑑未能貫串宜兼讀此書

問正史通鑑紀事本末外當讀何史曰能徧讀各史大概已詳此外則通典通志通攷三書分門別類洞悉源流亦政治家斷不可忽之書其讀法當與　皇朝通典通攷參究庶上下數千年有如指掌

問西史以何史爲先曰就繙譯諸書論萬國史記四裔編年表

泰西新史攬要。天下五洲各大國志要。列國歲計政要等書。宜先覽。以其看一史而萬國之形勝掌故可知厓略。

問西史須讀何史。曰俄史輯譯。大英國志。米利堅志。皆宜讀。歐洲史略。羅馬志略。希臘志略。尤西史之佳者。而英法俄德四國志略較新。惜其太略。至中國人所著史志。以黃公度日本國志稱首。中古官制兼詳爲他志所無。而王紫詮之法國志略。普法戰紀。徐仲虎之德國合盟本末次之。

問中史西史。不知地勢。俱屬難看。宜如何。曰讀中史以古今輿地沿革圖。皇清輿地圖。長江圖。參看。讀西史以大平圓地球圖。坤輿方圖。萬國輿圖。及各國分圖參看。今西書多附圖。即此意也。此爲初學看史計。若精求輿地。別有專門之學。茲不具論。

掌故學第一

論語曰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西國有政學院仕學院允哉允哉仕學相鍵之理微哉今之以學仕者學媒仕也非仕其學也今之仕而學者敝帚其學也非學其未仕之學也仕與學不相謀官與士不相通士又與農與工與商不相屬上下兩橛而時文試帖小楷詞章其間者如贅疣然然尙自尊而卑人曰吾服孔氏之教吾學孔氏之學則試問孔氏損益四代之禮而修王制取百二國寶書而作春秋果如今日呫嗶咿唔之儒未知中西之禍急于燎原周孔之教不絕如綫而我儒冠儒服者均有爲奴之痛邪（左史倚相能讀九邱孔安國曰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鄭康成詩譜曰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旁行以觀之此爲古人講求掌故之明證）本朝大儒如顧亭林黄梨洲王薑齋諸先生惆古制之就湮怵世變之日亟

本其閱歷發攄爲文章雖不盡可施行其去墨守一家言者蓋不知其幾千萬里（今時文家動曰今昔異然金黃多閱邸鈔往往言之有物）林文忠督粵中特于澳門譯西報以偵夷情左文襄未遇時詢夷俗學所言動關天下大計世人笑其狂怪曾文正起家詞館而遇事虛衷多主采用西學之議魏舍人默深于舉世不爲之日慨然從事中西掌故輯經世文編海國圖志等書馮林一宮詹挍邠廬抗議言人所難言爲三十年來變法之萌芽之數公者或持空理不見諸用或用矣未竟所欲行要其皇皇不得已之苦衷皆由流覽時局之變熟察天人之微知其不得不然以犯天下之不韙而不恤與吾孔孟周流悲憫無已而改定制度以垂萬世之公心未始無合焉今夫國之恃以不敝者人心也人心之所以植國者道與器也道不虛附器不虛成是有學焉以實之故周禮

蒐苗獮狩爲兵農合一之學。德乃陰川其術以復法仇。周禮攷工之事。皆隸冬官。泰西工作有官廠有民廠。其官民本無隔閡也。周禮司市掌其治敎。胥師平其貨賄。司虣禁其鬥囂。爲官商合一之學。泰西市利君民共之。而富强之機莫過。他如罪人罰令苦工。以國服爲贖。合于周禮司空之役。鋳輪馬車。衒如蛛網。合于周官精研車制之意。生死必登。婚聚必告。合于周官司民掌判之文。若斯之倫不一而足。條目甚繁。容每冊舉其所知者以資攷鏡。嗟乎。吾中國秦漢以前制度之詳明。敎養之周摯。庸獨周官一冊。第以李斯坿會始皇欲尊君權抑民權之心。舉歷代典章文物。燔之一炬。僅存周禮民間而又晩出。不獲用之西漢承平之世。而後之學者懲于新莽之緣飾經術而敗。遂謂周禮與左氏皆劉歆僞撰之書。此適以吹秦灰而助其焰也。矧劉歆何人。而能篡取煌

煌鉅典于蒙蝕銷沈之日。爲萬世立教養新法耶。是直周孔劉歆耳。今觀通典通攷諸書。每類必原本周官。誠以古今中外政法萬變。不能越其範圍。日本區區一島。亦能參酌其法。爲立官制治之本。觀日本國志自知 然則非變法也。復古而已矣。非高誕其言也。求衡決嬴秦之網羅而已矣。療病者非治標之難。而固本復元之難。療國者非更新之難。而損益盡善之難。百變不離其宗。時中斯之謂聖。故欲開民智。在講明中西掌故。欲講明中西掌故。在知周孔垂世翼教之苦心。周禮左氏乃姬氏一朝典故。公穀大小戴禮三家詩。多孔子改定制度。以垂萬世之書。此嚌然無可疑者。亦掌故家所宜審辨也。

問西國立國之固。固于民權。民權之伸。伸于議院。議院果始何時。中國至今未立。何也。曰。中國古時有其意而無其名。如尚書詢及卿士。詢及庶民。孟子左右大夫士庶皆曰賢之類。英國于宋度宗咸醇元年。西一千二百五

十六年始定議院章程垂爲常制以後各國多因用之惟俄至今未立而中國亦有難焉者何也日本維新以來固由議院主政而削諸侯之權然前者馬關之役日相伊藤與李中堂言願于議院有微詞道利議成果騰伊藤私中國蜚語而又值三浦氏搆釁朝鮮事東（詳中東戰紀）遂歸咎伊藤而去之夫以日本議員尚未明亞東大局（中日相保必如三國之蜀吳果如議員將遂甘心于中國乎）然則中國非民智大開不能廣設議院也況泰西根本在議院議院人才出學堂選舉與學校相維原爲中國古制（禮記言國之大事受成于學詩言在泮獻功是其明證）中國議院之設其在學校修明後乎

問泰西皆有國會立君行政多由此出其商會尤能出其財力以縱橫五洲而中國古史無許民立會之文不知中國亦可仿行否曰經史雖無立會之文而周禮司寇詢國危詢國遷

詢立君。儼然爲國會張本。公法家言立會亦須稟明國家。然後准行。往者中國士夫議立强學會于京師。規模太濶。致爲言官所糾。此疑于國會故耳。若尋常輿地算學方言等會。詎與國會懸殊。泰西此例甚夥。而亦爲致富强根本。論語曰君子以文會友。記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昔孔子之徒三千。孟子之徒數百。非學會而何。況西人無事不有會以聯屬之。所欲必成。所謀必遂。機栝甚微。中國如能振興各學會。未必非以民衞國之一端。現在天津設立鐵路總公司。當事擬招商股數千萬以相維繫。頗與泰西辦法同。商會之興。行有日矣。附國會利弊論○泰西國會之善。以普抗拿破侖而立良民一會。雪恥復仇。斯爲稱首。至法國民氣囂張。于西歷一千七百九十年。商農工等。憤其君與世家專權虐民。乃私立國會以抗上。卒之變君主爲民主。意國于一千八百十四年。立一家婆那哩會。專與意廷爲仇。此皆私立國會顯違公法。不可爲訓。而俄之希利尼會黨。尤有岌岌之勢。前

明東林植黨議政，雖多正人，主之，然無益于國，而危身害上，株及無辜，右子以爲今之君子，鑒于國會之伸民氣，併沮東林，其實東林不過激揚清議，非有坐致富强之奇策也，任者鐵路之議，劉雲生沮之，恭邸變法之奏，陸文端沮之，其時主持清議者，類不乏人，皆誤於東林者也，抱之民智未開，中外大局，未能洞悉，雖立國會，以湯止沸，徒多事耳，今意法之事已漸出歐東，而觸及亞洲，履霜堅冰，未知所底，竊恐將來民變之禍，不止歐洲也。

問春秋譏世卿，泰西世爵選舉並行，中國一憑諸科目，孰爲優劣。曰，古左氏說，有世卿無選舉，今公羊說，有選舉無世卿，是聖人改制之意。漢行選舉，參以科法，晉專任世卿，唐宋世卿選舉皆廢，而科目繇矣。西國從前雖有選舉，而世家怙勢虐民，毫無顧忌，厥後喪亂頻仍，其權乃歸選舉。惟印度之婆羅門教，託言衞世努之裔，蔑視平民，慘無天日，視意法之世家執權爲尤酷。然自英主印度，而婆羅門之教衰，意法之權亦漸操諸議院，是今日之歐西選舉行，而世爵不競矣。英雖以世爵主

上議院事。然必受成於下議院。乃得施行。獨儕以世卿執政。仍不異從前歐洲之習。吾恐希利尼之禍之潛滋未已也。中國歷朝以來。無歐洲奇變。然未能復先王選舉之法。而科目又一憑諸明祖弱民之新義。君子憮然有反本之思焉。

問西國有師範學堂。日本變法。尤以此爲肯綮。于古有徵否。曰。

周禮司徒聯師儒。又言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書曰。作之君。作之師。蓋古者君師並重。未有不受命朝廷者也。大學之師爲春官大樂正一職王太子諸侯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凡國之俊選造焉王宮虎門爲十于貴游之小學師氏保氏教之六鄉之學爲族塾黨庠州序其師自州長以降而鄉老大夫師馬證之諸經師法燦然秦漢以來教澤日微百家庬雜韓文公閱師學之說理思有以振之而未果今中國自大小書院外材塾林立埒於泰西然稍識之無者即膺師席汨沒人才莫此爲甚余前得葉君浩吾天文地學歌狂喜以授村師曰良藥也乃一展卷見禹球迴薄句喤目曰荒唐語誤人不淺哉置之嗟乎天圓地動之說西國婦孺所知而坐擁皋比者幾于賊絕何論其他乃者京城官書局擬仿西例擇堪

未完下期續出

輿地學第一

周禮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此司域中之輿地也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此兼司域外之輿地也是在周代輿地分掌于司徒職方歷秦而漢蓋掌之司空其時有司空輿地圖司空郡國輿地圖是也然則古人于輿地之學如此其重也而職掌又如此其專誠以其爲用甚廣耳畫野分疆建都設邑君人者不可不知也扼要設奇擣虛避實治軍者不可不知也候潮試礁避淺寄椗行海者不可不知也緣塞置堠擇地屯耕籌邊者不可不知也觀水勢之緩急築隄疏沙以防決治河者不可不知也相地形之

高下浚溝引渠以溉田言水利者不可不知也審水道之通塞設閘疏泉以利漕言河運者不可不知也五金利用攷其所出之山近鹽使民察其竈塲之所講物產者不可不知也至如親民之官于所轄之地未能知則所轄之民必不能悉而欲布教宣化興利除害其奚由哉是故輿地一門無事不須資其用無人不宜講其業而居今之時當今之勢則講之尤宜亟亟焉閒嘗觀之前代西地見侵而東方或可緩南疆告警而北界或無虞今則俄强于北日傑于東英窺于西法伺于南一處失守四面羣起且彼諸國之講求輿地也不遺餘力故其所繪之圖極為精密雖其所箸之書譯出者尟然其圖如此其書可知矣中國之山僅紀其在某處某向若干里而彼所謂逐層之高較各面之斜度皆未之及水僅紀其原委遠近而彼所謂灘面之沙

礁,隨處之深淺,亦未之及,足與地圖與書之詳略不敵也彼之商人多明地理中國則士大夫且不知,無論小賈矣彼之舟子類,通測量中國則將弁且不解,無論工役矣是講輿地人之衆寡不敵也處不敵之世,而籌可敵之方,惟有遠循成周舊制,近採泰西新法,先通推算,然後進以測量,進以繪圖,三者旣明,然後言通今,言攷古,循涂以赴,貞之以恒,千秋絕學,不難復興,而有用之才,亦自此基之矣.

問近儒志地凡各州縣必注其在赤道北若干度偏中線東西若干度,其說確可憑否,何古人未之前言也,曰,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測土深即定南北也正日景即定東西也,則古人雖無經緯度之名,何嘗無經緯度之理,蓋地體渾圓,與天體合,測量地面以知鄉村山川等

類在城之何方向若干里而城之在何處則不能知也故必藉天度以定之譬于廳事上平鋪方尺之孔大網又于空中平張一網其孔亦方尺置數案于其中陳列杯盤匕箸各物案者州縣也案心州縣之城也案上諸物州縣中之鄉村山川等類也廳事上之網地面之經緯虛線也空中之網天空之經緯各線也人據案上仰視空中之網知此案中心正當某方孔下又移據他案仰視空中之網知他案中心正當某方孔下即知二案在廳事上之網何方孔中矣由此言之其理顯然西人之航海也汪洋浩淼無高山可爲標識無畔岸可以遵循惟藉天度以認地面之經緯度晝則測日夜則測月知舟行現至何處上當經緯何度分欲往何處應從何度何分轉輪雖駛重洋如履階闥有裨實用良非淺鮮子復何

疑乎。

問班氏撰地理志。于每部之下。必載戶幾萬幾千幾百幾十幾口幾萬幾千幾百幾十幾。厥後史家祖之。其意何在。于古亦有徵否。曰。禹貢于道山道水之後繼之曰錫土姓。周禮職方氏。于揚州曰其民二男五女。荆州曰其民一男二女。豫州曰其民二男三女。青州曰其民二男二女。兗州曰其民二男三女。雍州曰其民三男二女。幽州曰其民一男三女。冀州曰其民五男三女。并州曰其民二男三女。誠以有土斯有民。有民斯有姓。地與民兩相維係者也。故著其土著之姓氏。男女之衆寡。班氏作志。以州領郡。以郡領縣。與戶口。亦師其意而爲之。而不詳氏族。則與錫土姓之文。猶有闕也。近會稽章實齋先生慧湖北通志。新化鄧叔績先生纂寶慶府志。皆立族望

表氏族表其孤懷卓識超越前代蓋巨室者編氓之望也士族者齊民之表也故觀于巨室之興替士族之貞淫而其郡縣之安危鄉邑之殷耗皆可知矣而欲行保甲可知其相與扶持者何人欲行團練可知其相與統率者何氏此輿地家決不可少之誼而學者多未達也

問初學閱地志何法最要曰地名叢雜如棼絲然即府廳州縣之名亦極繁賾以　國朝十八省而論爲府百八十三爲直隸廳十八散廳八十一爲直隸州六十七散州百四十六爲縣千二百八十六泛而覽之其名且難盡記而況其地乎惟鈔成一帙綱以省府分列州縣注其經緯度分坿以四至八到授使誦熟以圖驗之則各州縣城郭之所在疆界之所至廣輪之數交錯之形皆瞭然如指掌然後以閱今地志而山

川道路鄉村之屬皆有所附麗此挈領振衣之道也以閱古地志而路省府州縣之屬能定其處所此由今通古之道也較之氾濫無歸蹤蹟等以求者其得失殆不可以道里計矣

問初學閱地圖何法耐久曰孩提之童無論愚知教之以器用等物閱時而問之卽能記憶曰此茶碗也此酒樽也此匕也箸也教之以宮室各物易地而試之卽能認識曰此戶也此牖也此廳事也階級也至教之以書冊性稍魯者今日誨之明日已不能記憶矣執此本誨之使之知之易一本叩之則不能認識矣無他物有形象易知易記者也字爲點畫難知難記者也初學閱圖可用厚紙二幅繪城郭山川道路關隘渠堰眞形一幅書字一幅不書字先以無字圖授之用手指示曰此某城郭也此某山也某水也此某道路也此某關隘

渠堰也。日認數次，俾之記熟，然後以有字圖授之。其字皆爲已識，固一覽瞭如矣。卽其字閒有未識，亦可案其形勢，念其名稱，而知其字矣。如是則移步而不迷，歷久而不忘。

原书缺页

之始與實測密合如重學則亞奇默德以後若伽離略瓦利斯海根斯奈端諸人莫不踵事增華中國墨翟公輸雖早明其厓略不甚爲時所重其學遂絕容成羲和已明歷法厄於秦火漢造太初損益之者七十餘家至郭守敬始少有端倪自利瑪竇入中土西人源源而來與徐李諸公繙譯各書遂採西人之長至梅勿菴王曉菴戴東原徐莊愍李壬叔等先後輩出中國歷數之學始昌重學亦始有所擴充凡資於算之汽化光電各學始得其緒由此觀之積數千百年中西疇人之心思才力乃能日趨於簡易今以一人一旦之功而欲周知壹是已不勝其艱甚倘復責以探索前人未得之新理能乎否耶即幸而有漸次擴充其法者半亦頭童齒豁不能持算學爲國家用是知之與不知等耳然則以學算言之惟恐學成之不速以學算之人言

之難欲速而必不能達天下固有如此兩難之學歟且夫古人之精意必有出於筆墨外者使學者得著書之人口講指畫於其側則書外之精意以傳往往累牘難明得一二語立可解悟今既不可得計惟有舉凡人所苦其爲艱深者不論古今不分中西皆設爲問答分條臚列釐其序俾由淺知深闡其原俾由理知法綴其圖俾由象知數詳其式俾由此知彼無論其人性質何如均可登時通悟迨其學成年力方壯庶幾乎盡人皆能用元代微積之術御歷法重學以步天測地制器可出而爲國家用乎是則竊所厚望而兢兢然恐有不逮者已

問學算用珠用籌用筆三者孰便曰加減莫妙於珠然筆算果熟與用珠加減略等珠之乘除遇法多位即覺繁難易誤乘除用籌較用珠稍遜然仍用筆加減遜於珠之無須於筆也

第珠算得數之後亦用筆記且以筆乘除不致有誤誤亦易檢出改正但遇除時不及用籌之稍省心力故遇法位太多者用籌輔之然用筆記籌中之數隨記隨減不勝其繁則當用珠記實依法列籌量籌中各位之數漸次減實得數最速西人曾造一表以加減代乘除見格致彙編即此理也故學算可兼用珠籌惟當以筆爲主耳矧元代微積非筆不能乎

問兼用珠籌筆乃便於加減乘除既得聞命矣不知何所謂加減乘除也曰加減乘除皆分法實如有九加入三則九爲實三爲法法加實得十二是取兩數而求其和也若十二之中減去三則十二爲實三爲法法減實得九是取兩數而求其較也夫九以三加之而得十二十二以三減之而得九是加減者互相還原也若九人各出三錢則九爲實三爲法以法

一一加之。始加得六。次加得九。次得十二。得十五。得十八。得二十一。得二十四。得二十七。其理不異於加。然苦其繁費。遂本此以立簡法。作九九歌訣。但呼三九二十七。只一次而已得數矣。此之爲乘。轉以二十七錢。分給九人。則二十七爲實。九爲法。以九減二十七。三次而盡。始知人得三錢。其理不異於減。然亦苦其繁費。遂本此以立簡法。但呼二九一十八。太小於實。改呼三九二十七。卽能恰盡。是一商而已得數矣。此之爲除。夫九以三乘之而得二十七。三以九乘之亦得二十七。二十七以九除之而得三。以三除之則得九。是乘除者又互相還原也。三尺之童。亦能以之隨意加減乘除。然而必立算式者。爲有法自兩位以上設也。如有數六百八十九。以二百九十加之。法以原數横列於上。加數横列於下。按位相對

六八九
二九〇
———
九七九

加之。單位之九對〇。無可加。仍紀九。次十位之八與九相加。得十七。進十於前位爲一。作一點爲誌。本位紀七。次百位之六與二及所進之一相加。得九。於是本位紀九。所加之數。共九百七十九。如以二百九十。減九百七十九。

九七九
二九〇
———
六八九

法自單位減起。單位之九對〇。無可減。仍紀九。十位之七減九。爲下大於上。則借前位之一。作本位之十。前位亦作點爲誌。十減九餘一。併上位之七爲八。故紀八。百位之九。減二及十位所借之一。則爲三。減九。餘六。故紀六。所減之數。得六百八十九。設二十四與三十六相乘。法以二十

二四
三六
———
一四四
七二
———
八六四

四爲實。列於上。三十六爲法。列於下。命法實單位相齊。乃以法之六。遍乘實之二四。其所得之單位數。卽對本法位下書之。六乘四得二十四。將二十進前

一位。作二點誌之。四書於本位下。次以六乘二。得一十二。將十進前一位爲一。書之。二併所誌之二爲四。故書四於本位下。法之六既與實乘畢。次以法之三。復乘二四得七二。乃用加法併之。共得八六四。總書於下。四對法實之單位。故乘得之數。爲八百六十四也。如以八百六十四爲實。用三十六除之。則於實之左右。各作括弧。書法三十六於左。

三	六)	八	六	四	(二四
		七	二		
		一	四	四	
		一	四	四	
		○	○	○	

因法首位三足實首位八之二倍。故於實右書二。乃以二乘法得七二。書於實下。減實。餘一四四。爲次商實。爰看次商實。足法之四倍。即書四於得數之次。乃以四乘法。得一四四。書於實下。減實適盡。即除得數爲二十四也。

問以法除實若奇零不盡。又以此奇零不盡之數加減乘除。則

奈之何曰如三除十四得四餘二命爲三分之二卽除得四又三分之二也如九除二十九得三餘二命爲九分之二卽除得三又九分之二也謂之命分如以九分之二與三分之二相加減則列爲左右兩行三與九爲分母二與二爲分子

加

九 三 二七
二 二
六一 八一
四二

減

九 三 二七
二 二
六一 八一
二一

乘

九 三 二七
二 二
四

除

九 三
二 二
六一 八一

分母相乘得二十七爲新分母右母九乘左子二得一十八左母三乘右子二得六一十八與六相加得二十四相減得一十二皆爲新分子是相加得二十七分之二十四相減得二十七分之一十二也乘則用母乘母用子乘子得二十七分之四除則變除爲乘如三分之二以九分之二除之用法母九乘實子二得十八爲新分子用法子二乘實母三

未完下期續出

商學第一

古者取人國以兵至周而一變其局齊太公以表海之雄勸工極巧通魚鹽之利冠帶衣履天下而海岱檢袵往朝葢已變爲商戰矣其後中衰筦子猶修其術以爲輕重九府亦成九合一匡之烈由是言之商之取人國於不覺也甚於兵焉善夫白圭言曰吾治生産猶伊尹呂尙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也故計然治吳不韋伯秦皆以商人兼幷之謀爲恢拓國家之本沿及流風至於桑孔尙以商學而取濟軍國後之爲國者才能不及中主而動喜爲抑塞言利之說夫利而可塞抑之誠是也特恐不出於一孔者必決爲數途不聚於中國者必輸之四裔也昔者烏倮能得戎王之財而秦皇封之非封其富也誠以戎之財入於中國則戎之命脈操縱於中國之手而不敢動耳故其功

無異克敵，而戰勝於無形，反夫是者可以觀矣。近世泰西盛行商學，凡其商人所至之地，即爲國權所及之地，故英人兼幷土大於近十二年內，增拓至二百六十萬英里，而國家無毫髮之費，其餘如阿非利加，皆爲諸强國按圖剖分，以施行政事，猶向暗以自主名，其君若相，猶不知其國已入人手者，比比然也，其能如阿比西尼亞脫闌寺發耳，力抗强敵者，蓋亦少矣。阿比西尼亞在阿非利加北境，乃意大利按圖剖分所得，意人以兵占之，爲阿所敗，意相辭職，遣使行成，然未盡撤意兵。脫闌寺發耳，乃美人釋放黑奴，割區以成民主之國，英墾地公司侵之，爲所敗。中國自通商以來，入口貨多，而出口貨常少，司農告匱，嘗徇諸國所請，多增口岸，以暢銷洋貨，而重增軍需所入，然其實增之於貨價，而出之以海防軍火器械，無不仰給外洋，名爲有三千萬兩之稅，以抵制漏卮，實則除民間貿易，補出弍千餘萬之外，國家仍補三千餘萬兩，敲髓吸肌，

使人不覺。一有小故，動以兵船相恫愒，必遂其欲而後止。然則中國非講商務，無以爲自强之基；非定商約，無以爲挽回利權之計。（中國商約有來無往，華商往來，每附英德商船以行。光緒初年，招商局曾派和眾輪船前往美國，彼國照無約之國上稅，加重數倍，所闕而罷。曾襲侯在英，亦曾設立公司以自運土貨，乃伊國銀行不肯借貸，銀幣不能周轉，旋爲重征所困，亦遂罷設。獨香港、新加坡乃無稅口岸，華商乃得往來自如。）而論者乃欲爲閉關絕市之謀，不亦謬乎。今綜計通商以來利害，上比周秦，迄於近代，都爲一篇，名曰理財學。客難問答，其宗旨所在，專在流通財貨，而國家中握其樞，則亦平準之說云耳。

問：商者賤丈夫之業，士人羞稱。三代盛時，天子食租衣稅而已，什一之外，未嘗有取於民，故當時無甚富甚貧，而國家甚賴有土。及其既衰，天子征伐四夷，司農告匱，於是海內始騷然置均輸，事鹽鐵矣，而聖王猶或非之。今若行商法，則是驅商

畝而盡爲市人民棄其土而君失其民則國非其國也而欲以之兼并行仁義其可得乎曰利者民之命也利之所聚民必歸之故聖王非能使民也利之而已井田之於封建亦因其勢之自然自泉幣盛行而通施之權不在粟帛而在貨布然則井田不廢其勢有所不行何者利有所并而民爲之用也故人君分并財調高下以收之使財幣行如流水而貧富自均無所謂限田無所謂均賦也蓋已取井田之法而隱用之矣然豪俠者流或販脂賣漿以富至千萬細民仰食者擬於縣官則天子之民仍爲所收也然尺符一下徵租調役無不應命者則上之持其柄也近世泰西無國不商無商不會甚者專其利以奪其民闢其土而代其政國家拱手受成以大張其威福而商會卒未聞一叛者則以上統於商部而下

操於國家大銀行也其發之也自上其收之也亦自上多則爲之制少則爲之通凡可以得鄰國之財而制人之死命於不覺者無不爲之謀也故民奉其上而無二心取其財而無二議其視鄰國之君如孤寄也鄰國之民如口肉也鄰國之地如戶庭也三軍之士一聞令下如水之赴壑舉人國若疾風之埽葉焉當是之時雖有猛將良臣曾不救瓦解之禍其故何也蓋利權既失民久懾其氣而不敢動也如此而欲安貧賤守王道以自存其國其勢有所不能

問商之爲官於古有制而周禮必屬之於司徒其故何在曰此王伯之微權古今無異執者也夫商之能奪人命也亦如敎之能服人心也人心所向國亦隨之故王者不務廣土而務施敎伯者不務得地而務經商昔者文王之治岐也使召伯

循行南國。而三分有二。非果能得其土也。服其民耳。商之能奪人國於不覺也。亦猶是也。故周公合之於司徒。以土施敎以農守地。以商得財。三者得其一。猶可無敵於天下。況兼三者而用之者乎。周之王也。有自來矣。今泰西諸國。除經商之外。無不設立敎堂。宲入其阻。以煽惑人民者。租界隙地。無不租購。設立墾地公司。以爲得寸進寸者。蓋兼三者而用之矣故前之收其租稅。稱爲地主者。今反而耕其土地。居其城郭。納其租稅焉。前之服其衣服。習其語言。使相從日化者。今乃服其衣服。變其語言。入其籍貫。受其洗禮。不敢自異其種類焉。由前而觀。則有英之於印度。西班牙荷蘭之於南洋諸島。美洲諸國之於紅皮野番矣。由後而觀。則有美之於檀香山荷蘭之於亞齊。英之於北班烏緬甸矣。故昔之强鄰。惟務克

敵。今之强鄰。惟務滅種滅敎。欲保敎以存其民。而其首務也。爲國者可不勉哉。

問昔日本之與諸國立約也。亦與我同。及我光緒之初。乃逐漸改爲管轄寓民。而許雜居購產。然則泰西之於日本。亦三者竝行。而日本不以爲危。則又何也。曰。日本之不危。其故有四。民智大開。一也。商務盛而製造興。民不仰食於洋人。二也。管轄寓民。受其法律。三也。兵能庇護己民。張國威。四也。然當時俄民尚欲醵資以全購對馬島焉。則其危可知矣。今中國無此四者。洋人於附近租界。買地築路建房。即幷入租界。設巡捕。治刑獄。並聽華民之訟。大有人隨地遷之意。而欲效法於日本。不已危乎。他日有以此爲辭者。甚願取日本之法而比較之。

問周禮司市禁靡物胥師掌平貨賄察詐僞今泰西化學盛行入其都者鋼製之鑽石牛乳之象牙硫礦之雞蛋蔴萱之羅錦魚鱗之明珠充塞於市炫燿而不可逼視入手而不知所擇則是司市不禁靡而胥師不察僞也而謂其能行周禮其可信乎曰此正泰西能行周禮而善變者也夫民食於富者因其財也富之能役貧者利有幷也故周公爲司市之法以平之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所以調劑之使各人皆無良楛通塞之病也而貨財均矣然而豪商大賈或異斗別衡變輕爲重化大爲小而數不可稽則司市不能制而奸蠹得持良賈之短長於是則不平故爲質人以稽之所以平權衡定輕重歸於一而不可亂也然奸蠹之民以眞爲僞以窳爲巧入口而不可食得手而不可衣則是詐取民

未完下期續出

交涉學第一

數十年來之主持清議相厲以忠義奮發者不曰用夏變夷卽曰閉關謝使且動以　本朝海禁之開相詬詈嗚呼是何言歟夫國于地球之上必欲孑焉而獨立微獨今所不能亦且古無此理（公法家亦云從古無獨立之國）彼守舊家事事以古制相繩庸未知周禮掌邦交之事如懷方氏合方氏形方氏及大行人所職與夫春秋之會盟宴享諸例森然果何爲者況孔子言爲命之要自草創以至潤色愼重周詳迥逾常格而左氏言各國交涉之宜隱推鄭僑爲最故國雖小而能久持于强大之間若夫公羊內外夷夏之說隨時變遷期于撥亂世反之正是故公羊爲公法家言而左氏其條例約章也（公羊改制之書爲今學派左氏臚列故實爲古學派明其派別矛盾之見自融必謂左氏是劉歆僞撰之書例可不必）今之列國環峙兵戎玉帛雜遝五洲明

明一春秋之局儒者狃于故常耳目所觸動致驚疑或至芥豆之微醸成大變貽　朝廷　宵旰之憂吏亦瞠目咋舌策無所出竊怪平時箸述周禮春秋家說累牘連篇及責以通經致用之效貿然茫然學術之微受之人才可爲嗚唈嘗覽三洲遊記等書凡紅人黑人之屬一見黃白種類澀譶舉𤞑狐疑狼顧彼原教化所不到之區無怪其然今試問澳洲斐洲美洲之土番十存二三乎其存焉者猶能不改故轍乎奈何以堂堂中國于一切交涉之務褎如充耳其有一二講求弭兵結好之宜者反予若輩以羣矢之的嗚呼不其惘賦今夫不諳公法律例之學其大病二一則如前異視遠人之弊一則動爲西人恫喝凡章程條約事事予以便宜如西國稅則輕出口而重人口有値百抽二十者有値百抽四十五十者有値百抽百者輕重之問頗寓權衡中國不諳西法于議進口稅之

始凡洋人日用等物多從豁免（見英通商章程第二款）餘僅值百抽五或二兩五錢不等貽誤至今幾成鐵案（現李中堂議加稅則未蒙各國允准）若夫商民居何國何地即受治其地之有司本地球萬國之公法（公法凡疆內之產業植物動物居民無論生斯土者自外來者按理皆當歸地方律法管轄）中國不諳律例許洋人治以洋法華人治以華法有時華人洋人同犯一罪而華人受重法洋人受輕法已覺不平（西律雖人命無抵償例同治間漢陽民彭尙會爲洋人嫿禮士槍斃明係故殺而領事多方袒庇僅罰洋四百元乃南海民張且被企刀斃法國巡捕巴蠻與前案同而以華律論即擬斬各）國領事於案情稍重者即以送往西貢澳門審訊爲詞而華人無論何省何縣立地可以正其罪詩曰不平謂何喪亂弘多斯之謂矣至于交涉必明界務尤周禮職方之遺乃襲者俄人來索舊地而黑龍江以南烏蘇里河以東勘地一誤蹙境數千里甚至脅我屬國移我界碑而不覺豈古人仕學相關之理而忽

若此夫吾中國所以首出萬邦者綱常名教之嚴耳然徒執綱常名教以驕外人曰爾無君臣爾無父子則試問數十年來逞忿教堂之舉層見疊出其中固多匪煽之而搢紳之士以騰蜚說而搆釁成羞者亦往往而然孔子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以此言之君父安在善夫日本人所箸海防臆測曰我邦知防異教誘民之害而不知備槍砲舟艦力攻之禍又曰近代泰西吞噬鄰邦大都以兵不以教蓋國俗之極蠢愚者已爲彼所併其存者智思闢兵備嚴非可以異教熒惑而取也異哉此言距今垂六十年而深知灼見如此然則今之君子與其嗚孤憤奮空拳貽君父羞何如講求交涉應付之宜折衝樽俎使君父享無窮之益也孰先孰後孰順孰逆必有能辨之者

問萬國公法雖西人性理之書然弱肉强食今古所同如英之

墟印度、俄之滅波蘭、日本之奪琉球、亂朝鮮、但以權勢、不以性理、然則公法果可恃乎、曰、公法家言多西人布衣下士、憑空談以立性法、其後執政漸因用之而律法遂爲專科、荷蘭之果魯西亞士、賓克舍、日耳曼之雷部逆此、烏拉富海富達美之吐利、庚德惠頓、英之費利摩羅巴德、其最名家者也、雖萬事萬物之蕃變紛賾、不能强人人以必從、然其發明天然之理、制定律意之原、國與君之何以相屬、教與政之何以相關、管理人物之何以分內外、轄制河海之何以判公私、與夫通商得土之章程、遣使和戰之機要、販賣黑奴爲五洲之厲禁、誅治海盜爲萬國之公權、委曲周詳、大有成春秋而亂賊懼之意、近百年來之恃爲調人以弭兵息禍、存弱定傾者、亡慮數十百事、此春秋家之所以宜明公法歟、

問子以公法通春秋毋乃僭歟曰春秋爲素王改制之書上本天道中用王法下理人情治通三統禮存四代今環球各國散無友紀從前羅馬教皇雄視歐洲凡各國立君行政皆須稟命然後施行其後各國日精格致而致富強而教皇因仍故轍其權漸衰大類中國東周之局今則羅馬故都已爲意滅英俄法德狎主齊盟初非有一統攝歐洲之國如從前羅馬情形公法家以空理相維頗有稱天而治之意古者謂春秋爲聖人刑書又云春秋爲正名之書溫城董君則以謂禮義之大宗余謂能本春秋之意治公法之學必有視惠頓諸人更精者孔教真派庶幾顯明于世何則素王改制垂世之公心經權互用不以古今中外而有閡也

問西國設立公法律例專科於古何徵否曰漢書藝文志曰法家流蓋出于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曰名家流蓋出于禮官孔子曰必也正名乎今公法家言凡國之立必由各國公

認始名爲國否則曰盜（如美之自主巴西之改君主爲民主皆遲之又久而後爲各國公認）此名家之說也其律法之權不在君相而在律師有如孟子所云皋陶爲士雖舜不能少假者（案曲臺記有大士職注云殷制而左氏坐獄之法亦有大士與今西人之審判堂合可見古時兩無延請律師之文而王制刑人與衆棄之意同）此法家之精意也漢制明律得試爲吏胡于西人而疑之（今如算學光學重學地學動植諸子相識若法律爲交涉要義而謂于吾華人之道無合焉者吾不信也）

問約章以洋法治洋人以華法治華人欲變通之其策安在曰是在立中西條例館斟酌律意以漸劑其平稅務司赫德謂華洋案件宜定一通行之訊法通行之罪名乃能經久無弊辪叔耘亦云宜參用中西律例詳細酌覈如猶不能行即專用洋法亦可何也華洋交涉之事本與中國自治之法不同以洋法治華人所以使華人避重就輕也以洋法治洋人所

以使洋人難逃法外也余謂無論中西律例

設法律科爲要日本維新以來於大學中設

研求律例一經攷錄充作律師牓其門曰代

遇與西人交涉案件每能援東西律例斷斷

來美國與日本訂約許復其自主之權中國自主

何論其餘憶今中國人往泰西學律攷授律師者

皆有之惟一人中國卽屬無用是可浩歎卽同

丁韙良亦著名法家其所繙譯之書多法家言

故條例館之開律法科之設非教習無人也非

是在當事者一主持之耳案泰西律例多沿蹟拿破侖雄武冠世

極大亂象都爲歐洲闢一極大治機結局雖

而人心思戀不以威猛掩其政跡亦其律例

美國總統起家法律者十居

五六西人之重法律如此

史學書目提要

萬國史記二十卷 上海排印本 十本 五角 石印本

日本岡本監輔著監輔好讀書游中國最久洞見夫萬國中惟中國文明之運早啓次埃及次日本希臘羅馬今諸國多改紀其政以進富强而埃及羅馬反遠遜於前大率研求新政新學者勝擁虛名而亡實際者敗古今不易之理也至爭教爭種動糜爛數十萬衆蔓延千百餘年未有所底尤爲地球萬國之奇懼讀是書者可以悚然矣

泰西新史攬要二十四卷 廣學會本 八本 二元 湖南刪本

英馬懇西著李提摩太譯大指以國爲經以事爲緯英爲泰西樞紐所紀獨詳法爲歐洲治亂關鍵首二三卷先以法事爲本又爲二卷綴于英後此外德奥意俄土美六國各一卷

教皇一卷總結一卷附記一卷蓋一以取法一以垂鑒者也近譯各國史志多二十年前書惟此書近事頗詳寔爲西史肯要

掌故書目提要

校邠廬抗議　廣仁堂校本　二本　三角

吳縣馮桂芬著爲篇四十簡明切近利病釐然其法尤員易吏胥折南漕變科舉製洋器采西學重專對壹權量重儒官諸議或世所采用或今所欲行要皆捄時良策其自敘云參以雜家佐以私臆羼以夷說要以不悖三代聖人之法爲宗恉誠識時俊傑言也

輿地書目提要

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五十卷　武昌局刻本　洪北江全集中

陽湖洪亮吉箸卽一統志摘本也卷一紀三京卷二至四十八紀十八省卷四十九紀牧廢新疆外藩卷五十紀朝貢諸國其例每布政司所轄冠以圖綴以水表府先列沿革次疆域次土貢人丁州見縣先列沿革次山川次渠堰次故城關隘驛遞鎮市副貳駐所州見散州同焉直隸州與廳則兼具府縣例蓋略仿元和志而損益之體製謹嚴敘次簡絜不騁形勢之虛談不羼州會之謬說其引漢志能訂補今本譌脫亦寓微恉圖未記里開方不可據蓋非所長也

算學書目提要

學算筆談十二卷 自刻本一元 石印本前六卷 湖南刻本廉

金匱華蘅芳著首論筆算加減乘除二論公度公倍等數各分法三論十分及小數四五論開方看題駁題觀書學算諸法皆備附以比例六

論天元七論四元八九論代數十論微分十一論積分十二論各種算理設問以窮其趣由淺及深雖繁易曉誠善本也

商學書目提要

富國策三卷 同文館本 三本 八錢 美華書館刊本

英國法思德著思德幼失明矢志勤學充國學教習擢國會大臣同文館教習丁韙良口譯汪鳳藻筆述大旨申明生財不生財及消耗于有益無益之別其論貨財流通主均輸平準蓋兼筦墨而言第八章論英國物價不變故由入口貨多出口貨少價以金幣而物價不易深得貨幣相準之理中國正可反觀十章稅法多要義

交涉書目提要

通商約章類纂三十卷 天津刻本 廉 通商成案彙編即此書 二十本 八元 石印本

書分六類吏戶禮兵刑工類分十五門子目具見凡例蓋括四十餘年交涉要件都爲一書其視光緒初直隸條約彙編之刻規模備矣

格致淺理

天地一大機輪也人身一小機輪也知人身之巧斯知地球之巧知地球之巧斯知虛空無盡界之輪軸機捩爲尤巧夫以吾地球各星繞日論日居中次水星次金星次地球次火星次木星次土星次天王星次海王星軌道大小行度遲速終古不爽說者以爲有吸心力離心力乃希臘人號世界爲高斯馬斯言其次序井井也羅馬人號世界爲門士士言其奇巧可愛也佛家言有三千世界今由繞日行星各成世界推之無數恆星其輪機軌道當不止三千然則地球直微塵世界而地球中大小知覺運動之物又各具無數機輪於其身以成世界夫人其至巧者也吾有身而不自知其巧惡乎可

西人格致諸學橫絕古今皆由默探造物之原靜驗天空之理

研幾極深成茲絶業而電學尤有日新無已之功其寔電化聲光諸學祇近取諸萬物皆備之身而無遺義

請言腦氣筋爲電學之理其質非筋非肉非胞骨而如管而柔如絲而白外爲胞膜內爲精髓分佈于五官四體無時或息其管之髓二一司知覺一司運動咸通于腦故名曰腦氣筋無論吾身有何喜怒有何哀樂有何痛楚耳遇成聲目遇成色知覺者遞信入腦運動者載命而出迅速如神不容呼吸假令地球上無此腦氣筋以知覺運動則雖銅絲電桿布滿寰區誰爲達之故西人有所謂以太者乃傳空氣至神至妙之用也（西人以腦筋喻電證據甚多而精）

請言人身爲化學之原格物探原曰人身所造之本物有五一曰膠二曰胞膠三曰卵青四曰絲卵青五曰奶卵青五物合而爲肉外亦有脂脂之元質炭輕養三者之大小輕重

未完下册續出

湘學報售例

一總售處在長沙北門外校經堂實學會暨書處學院街孝文堂刻刷局

一省城分售處一在太平街藝學堂官書處[illegible]內一在小吳門思賢書局

一常德分售處在下南門大河街萬福長布號

一每月三冊每冊約三十餘葉一本冊潔白宫堆紙印訂務極工整每本取紙料裝訂費一百文不折不扣常年暫購皆無增減遠近一律不加分文

一省城附近經手售報人每本扣錢十文以酬代售之勞本省外府經手售報人每本扣錢十五文外省經手售報人請將於報費內提出二成為付信力及寄費等費惟各處分售類

銷至十本起照本扣算十本以內仍收錢六百文洋銀價照市

一經手售報本城內外按月清結遠處兩月清結到期不結惟經手人是問

一此報係學會捐貲創議不收捐助之費如有借端在外捐募及招集股分者勿爲所欺

一經手總售分售人如有錢債事故等情與本學會毫無干涉

一購報皆須現錢免致經手者賠累

一各處每期能銷若干本即請示知謹當如數寄呈或以後閱者增多及減少並望隨時見告以便量數續寄

一本報係手民精刻可隨時刷印後來購者如欲補購以前之報即祈函告以便補刷補寄